

秋 茶

包光潜

喝秋茶已然成为一种品茗时尚。每到秋风时节,便有二三茶友相约茶庄,上秋茶。而真正能够懂得秋茶的人并不多,多数人是被所谓的时尚所驱赶。潮起潮落,说不定明天他们又去赶另一场时尚的约会了。

古谚云:“春茶苦,夏茶涩,要好喝,秋白露。”这秋白露就是秋茶。

秋茶为什么好喝?我的理解是,秋天气温渐趋温和,江南的雨量也日渐减少,地气袅然升腾,茶树爆出的秋芽既不似春天的蠢蠢欲动,吸纳万象,也不像夏天的盈盈旺盛,饱含营养,它更如一位睿智的中年人平静地走向老年,将阅尽的沧桑折叠在最小的空间里,不再无限地放大,该丢弃的一概不留恋。因此,秋茶味道和淡、中庸,适合淡泊者一边品茗,一边回味,无需耽搁太多的时光,秋茶也恰好渐渐地淡了。秋茶之韵,只有中老年人才能在岁月的回味中慢慢品尝,缓缓感受。

秋茶虽好喝,却不宜采摘。一是秋茶寒味暮气比较重,性寒者慎饮,青年不宜,少年远离;二是采摘秋茶会伤害茶树,影响来年的春茶和夏茶的产量和质量。我们麒麟畈人不到万不得已,比如家中茶叶告罄,是不会采摘秋茶的。乡朋们认为,采摘秋茶伤地气、害茶树,来年茶叶就缺了味道,茶园也会因此一年败落一年。

茶叶是山水精灵,我们不光要索取,更需要呵护。这一点,麒麟畈人做得最好。每年的冬天,乡朋们总是荷锄进入茶园,松土,除草,剪枝,甚至施加草木灰或烟熏土——这种土,麒麟畈人叫火粪,它是最好的农家肥料,绿色环保,营养齐全。

麒麟畈人大规模地采摘秋茶是在1970年代。麒麟溪上游准备建造小冲叶水库,估测库区的茶树全部被淹。其中茶树,要么移植,要么放弃。考虑茶树已老

化,移植的价值不大,而且不宜成活,干脆与鱼为伴。这年秋天,麒麟畈男女老少,神情悒悒地赶往库区,采摘最后的茶叶。除了卖一些给供销社,大部分秋茶留了下来。按照规矩,祖母是不让小孩子喝秋茶的,但我还是偷偷地品尝了一番。那个年龄阶段,除了茶味的浓淡、苦涩程度外,我是没有什么特别感受的。

前年秋天,我陪朋友游黄山,路过太平湖,看到大片的茶园。突然有人提议,下车走一走。这个来自东北的提议者,说他从来没看过如此壮观的茶园。我们不忍心破坏一个诗意盎然的生活热爱者的美好愿景。走近草寮,老远闻到手工制茶时所释放出的秋茶的芬芳。听老人一番解释之后,我们才知道这片茶园的承包期即到,老板也不想再承包了。所以才纷纷地采摘秋茶,榨取茶园的最后价值。

回东北后,朋友仍然对秋茶津津乐道。经吹嘘,他身边的那些哥们纷纷要求采购江南秋茶。我非常纳闷儿,他们是不是没有喝过江南的春茶和夏茶呢。我建议他们“烟花三月下扬州”,到江南品尝诗意和春意都盎然袅然的绿茶。

最近,偶得武夷秋茶铁观音,及五台山的金菊花。铁观音不必介绍,五台山的金菊花却非同一般,看上去,色泽金黄,外瓣青翠;闻着清香扑鼻,七窍生爽。据说味道有点甜,可能与五台山的海拔高度有关,风寒霜冻,其香亦奇。为此,我在某日的博客日志中写道:“一切准备就绪,只待开腔品茗。倾壶而出,香雾顿绕,弥漫而散,七窍生爽,通体活络。入口品咂,流润四腔,仿佛洞府之凉气,袅然鼓荡,无声却有力,不知不觉微微张口,内外气流交替,丹田生灵,汗津津而滂沱。三盏入胃,先流下,后袅然,气贯长虹,顶生紫烟。足矣,不再。”



蝶梦水云乡 张建 摄

情话的有效期

肖遥

《半生缘》里,曼帧给世钧的信里说过一句情话:“我要你知道,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会永远等着你。无论是在什么时候,无论你在什么地方……”多年以后,沧桑变化物是人非,世钧无意中再翻出这封信时,再看到那里面的少年心事,顿觉恍如隔世。

情人们总以为情话是永恒的,可惜情话是最讲有效期的。就像《大话西游》里铁扇公主对至尊宝的抱怨:“从前叫人家小甜甜,现在叫人家牛夫人,呜呜呜……”可即便如此,也不能否认当时说出口的那些情话的真实性。彼时彼刻,我们恨不得把对方捧在手里含在嘴里,把彼此的名字镶在自己心上,而此时此刻我们只需静静地相对而坐看手机,谁也不打扰谁,也是真的。

情话不仅讲究时间还要讲究地点,在花前月下说的话,在餐桌上说就不是味道了。塞林格的小说《抬高房梁,木匠们》里的西摩,在结婚前的那个晚上,对自己的未婚妻说了一夜情话,喋喋不休地向她唠叨自己感觉太幸福了,没法结婚,因而她必须推迟婚礼。他的未婚妻像个孩子样对他解释说,已经准备好几个月啦,都一切就绪了,她父亲已经花了不知多少钱,费了不知多少功夫来准备喜宴,而她的亲朋好友正从全国各地赶来——而未婚夫对她说非常抱歉,自己的幸福感实在太强烈了,等他情绪稳定些再说……第二天,这个彻夜讲情话的新郎就消失了,留下新娘一个人收拾残局。不过接下来剧情又发生了反转,新娘接到新郎的电话,俩人丢下喜宴和宾客一起私奔了。看到这,你就明白了西摩的情话都是真的,可他就是没法当众说出口。因为当众说的话,多少都会有表演性质,而西摩无论如何也做不到把情话当台词样表演给

别人听。

然而还有一种情话,则完全是表演性质的。巴尔扎克笔下的英雄人物之一巴兹上校凭空编造了一个情人,以此来掩饰自己对好友之妻强烈的爱慕之心。但是,想要完全掩饰感情是不可思议的,尤其是强烈的感情,这并不是因为人太脆弱,而是因为感情从根本上就是给人看的——掩饰必然要被察觉——我想让你知道我对你瞒着什么。这就是个悖论,又想让人知道又不想让人知道,我要让你知道我不想流露我的感情,替自己的激情戴上一副慎重的假面具,却又不由自主地用手指点着假面。每一种欲求最终要有一个观众,巴兹上校在弥留之际忍不住投书给他一直默默爱着的女人,此刻的情话就像利剑,穿越生死也要抵达它的目标。

在现实人生里,情话是被烟熏火燎鸡零狗碎挤压到所剩无几的诗句。曼帧给世钧的信,十四年后被老婆翠芝擎得高高的,捏着喉咙,尖声尖气学着流行的话剧腔一个字一个字念出来:“随便看到什么,或者听到人家说一句什么话,完全不相干的,我脑子里会马上转几个弯儿,立刻就想起你。”气得世钧离家出走。

尽管情话就像春天的花瓣,娇弱到一有风吹雨打就风流云散,可对于那些从来不说情话,也不相信情话的人,比如西摩的丈母娘,被她的诗人女婿在日记里贴了标签:“她这个人,终其一生,也丝毫无法理解或体味贯穿在事物、所有事物中那股诗意的主流。”至此,日记主人还不罢休,他刻薄地写道:“她还是死去的好,然而她继续活着,去熟食铺,看她的精神分析师,每晚看掉一本小说,穿上她的紧身衣,谋划着女儿的飞黄腾达,对此,我只能说:她简直勇敢的难以想象。”

乡下的娘们

黄廷付

从前,乡下的娘们的生活重心除了围着锅台转,就是侍候好家里的男人和娃儿,再就是喂好猪牛羊,然后还要下地干活。总之每天不到上床睡觉时,都闲不下来。

如今,那些乡下的娘们可是大变了。先从头上看吧,烫个时髦的大波浪,再染个棕或栗的颜色,洋气得很。再看身上穿的连衣裙、高跟鞋,和城里人几乎没有区别。到了傍晚时分,村里的小卖部门口就会准时响起熟悉的旋律:“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,怎么爱你都不嫌多……”几个年轻的娘们在前面领头跳起来,后面一帮老娘们也跟着比划,尽管她们的动作看着不是很协调,常常逗得在小卖部里闲扯的爷们哈哈大笑,但她们仍然欢实地扭动着,脸上挂着幸福的笑容。

闲暇时光,还能看到那些娘们三五成群地在村口新修的水泥路上散步,边走边聊,不过现在多半换成是年轻的娘

们抛头露面。因为年轻的娘们能说些新潮的段子,总能逗得那群老娘们哈哈大笑。欢快的笑声能顺着门前的水泥路,飞出村外很远,很远。

前几天,我在亲友群里看到一个短视频,点开一看,原来是几个女人,身上均披着红色的被单,头上戴着草帽,草帽也被红布裹着,嘴里咿咿呀呀地唱着豫剧“穆桂英挂帅”的选段:

辕门外三声炮如同雷震
天波府里走出来我保国臣
头戴金冠压双鬓
当年的铁甲我又披上了身
帅字旗 飘如云
斗大的穆字震乾坤……

乍一看,我还以为真的是豫剧团的演出,细看之下,才发现背景就是小卖部门口的那片空地,只是多了一张八仙桌和几把椅子。原来是村里的那些娘们制作的抖音啊!亲友们看了她们的装扮,都忍不住哈哈大笑。你还别说,那一招一式,还真的像模像样呢。